

·星槎星·

浮生州驿：苏轼宦游轨迹中的文化星图

□赵怀忠

长江水拍打黄州赤壁的声响，已经回荡了无数个春秋。当苏东坡在元丰五年（1082年）那个酩酊大醉的夜晚，将“大江东去”的浩叹刻入崖石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这条大河将成为丈量他一生的标尺——从巴蜀青神县的岷江，到海南儋耳的北部湾，二十余个带“州”字的地名如同散落的星子，串起北宋文坛最耀眼的银河。翻开《苏轼年谱》，会惊觉这位旷世奇才的人生轨迹竟与“州”字紧紧纠缠：初仕凤翔府，却以密州超然台留名；主政徐州，终因《黄州寒食帖》不朽；即便贬谪惠州、儋州，也能让蛮荒之地化作诗书之乡。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制度的必然？是命运的捉弄，抑或是文化的自觉？让我们循着宋代驿道的车辙，在三百州郡的网格间，解读这横跨千年的文化密码。

自笑平生为口忙

汴京皇城司的漏刻滴答声里，三百余座州郡的版图在绢帛上徐徐展开。当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初见黄土高原的沟壑时，他或许未曾想到，自己的一生终将在这些以“州”为名的经纬线中辗转漂泊。

元丰二年（1079年）的黄州，江水浸湿了寒士的布衣。这座地处长江中游的州郡，在《元丰九域志》里不过留下了“户二万七千，土贡葛布”的记录，但正是这个偏僻之地，却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璀璨的坐标。苏轼在《初到黄州》中写“自笑平生为口忙”，这“口”

字何尝不是被州郡制束缚的文人口舌？北宋“差遣”制度，让官员如同棋盘上的卒子，在三百州郡的网格间进退维谷。密州的超然台上，苏轼遥望淮水烟波，笔下“休对故人思故国”的怅惘，正是这种制度性漂泊的绝佳注脚。

当我们翻开《宋史·地理志》，会发现苏轼宦迹所至的十二个州郡中，竟有九处带着“州”字。这绝非巧合——在府、州、军、监并存的北宋行政区划中，“州”恰似官僚体系的中转驿站。从杭州通判到扬州知州，从登州五日到儋州三载，苏轼就像被卷入政治旋涡的孤舟，在制度的江海里载沉载浮。

九死南荒吾不恨

自熙宁变法伊始，北宋士大夫的命运就与地理坐标产生了诡异的共振。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看似自嘲的诗句，实则是用血泪刻写的政治流放地图。元祐八年（1093年）秋，高太后病逝，赵煦开始亲政，旧党彻底失势。当苏轼在绍圣元年（1094年）接到贬谪惠州的诏令时，岭南的瘴疠之气已化作政敌手中的利刃。他在《与程正辅书》中写道：“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字字泣血。及至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儋州，横绝琼州海峡的孤帆，成了士大夫气节的最后风标。

这些被“州”字封印的流放地，暗合着宋代独特的贬谪等级制度。地理的远

近，丈量着政治迫害的烈度。当苏轼在儋州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时，岭南的荔枝与天涯的明月，都成了对抗权力暴政的诗意盾牌。

沧海何曾断地脉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北归的苏轼在金山寺看到李公麟为他绘制的画像。画像中的他竹杖芒鞋，身后是黄州赤壁的惊涛。此刻他才恍然惊觉，那些带“州”字的荒僻之地，早已被自己的笔墨炼成了文化金矿。

元祐四年（1089年）的杭州，苏轼指挥二十万民工疏浚西湖。当长堤贯通六桥，他未曾料到“苏堤春晓”会成为千年胜景。在西湖的柔波里，他寻得了心灵的慰藉与创作的灵感源泉，也让“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永远定格在宋词长河里。

更令人惊叹的是，被贬黄州时写下的《寒食雨二首》，竟将寒士的困顿升华为“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审美意象，让长江边的蕲尔小州化身中国文人的精神原乡。

这种“文化炼金术”在惠州达到巅峰。当朝臣们以为贬谪岭南足以摧毁这位文豪时，苏轼却在罗浮山下发现了“日啖荔枝三百颗”的生活美学。他改良的秧马农具、设计的东新桥，让“蛮荒之地”绽放文明之光。及至儋州，这位花甲老人竟在黎族村寨开办学堂，让“沧海何曾断地脉”的豪情，将天涯海角点化为文化圣殿。

人生到处知何似

宣和年间，汴京瓦舍里的说书人总爱渲染苏轼的“州字奇缘”。在民众的集体想象中，苏轼仿佛命中注定要与“州”字纠缠。这种历史错觉，恰似苏轼在《题西林壁》中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细考苏轼仕途，其足迹远不止于那些带“州”的地名：凤翔府的签判任上，他主持修建的东湖至今波光粼粼；在登州五日，他留下的《乞罢登莱榷盐状》《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对登州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登州海市》《蓬莱阁记所见》等诗文则令蓬莱名扬四海。但后世更愿意传颂“东坡处处有西湖”的佳话，将徐州防洪、密州祈雨的政绩，统统装进“州”字的锦囊。这种选择性记忆，恰如《清明上河图》的创作逻辑——画家不会描绘汴京每处街巷，只截取最具戏剧性的片段。

大江东去，苏轼漂泊的身影，化作了永恒的文化乡愁——恰如他在黄州江畔写下的“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那些被“州”字标记的足迹，早已超越地理的桎梏，成为每个寻找精神原乡者的航标。

当我们站在智能时代的电子地图前，依然能听见九百多年前那个醉卧州驿的诗人，在历史长风中吟诵：“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泥上指爪，何尝不是中华文明最深邃的印记？



农忙进行曲

林进春 摄

·光影流年·

梅 雨

□於建东

梅雨好呀。
好在调皮捣蛋的雨豁拉搭（港下方言，意为大雨暂歇的间隙），好在尚未逃脱的鲈鱼虾蟹，好在落汤狗一样在泥水里撒欢的小屁孩儿。
好在我们早就准备好了罍罍和地笼，好在我们早就准备好了香具和茗茶，好在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足食和丰衣。

雨因梅熟而落，梅因雨润而黄，时序上的契合，留下了“梅雨”的诗意。梅雨季对于江南人来说，总是牵肠挂肚的，她糅合了欣欣希冀和惴惴不安，夹杂着对诸事诸物生成和结局的种种捉摸不定。于是，老家的梅雨季便有了更多的面色与神情，有短梅、长梅、空梅、枯梅，还有倒黄梅。倒黄梅常被戏谑为“梅开二度，爱你不易”。

近一个世纪前，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基于长期物理实验的结论，对宇宙事理作出了自己深刻的哲学思考，总结为一句话，即“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与其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则把这份思考内化到生活日常

中，他说了一句更为贴切的话：“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不确定属于梅雨，而生活，属于我们。

梅雨，一个普普通通的市井名词，却演绎了别样的角色和画面，因而也是一个动词。梅雨，可以是一场没有通知的电闪雷鸣，可以是一段浑身湿透的归家之路，可以是一条油纸伞、青石板、白墙灰瓦的烟桥柳巷，也可以是一曲热浪升腾、评古说今的茶馆评弹。

梅雨执着地导演着各种片曲儿。她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家的五亩六分地，她让我的童年生活有了与众不同的定义与收获。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杨梅熟了，麦子和油菜也陆续倒在了田间地头。父亲的力气很大，他捆扎的麦子个头都很结实，我们都抱不过来。这个当口，我们一家的任务就是灵活机动地配合父亲，把这些大个子麦捆儿从麦田的那头搬到麦田的这头，然后由父亲装车拖走。父亲算计着梅雨天气到来的日子，口气和脚步都到了最急促的程度。江南农村有句口头禅叫作“黄梅步”，说

的就是这个。那个时候，我会莫名地怨恨起这梅雨来：“为啥每年都有这个节气？为啥每年都这么匆忙？为啥学校还要放农忙假？”可真要遇上梅雨不期而至，这些大个的麦捆儿还得在地头临时码起麦垛，这也宣告着我们还有第二场艰苦的搬运战斗。

父亲没有因为梅雨的举棋不定而停下收种的脚步。他的五亩六分地中，还有起码两亩地被西瓜覆盖着。在他看来，梅雨的有无和时间的准确与否，都关系到他西瓜的收成。父亲有时甚至会祈祷。我不知道他到底在祈祷梅雨的到来还是梅雨的缺席。因为其余三亩地中，新插的稻苗已经青绿笔挺了。我随父亲去察看稻田，突然又有了莫名的成就感和亲近感。雨水肥田。三亩连片的水稻田，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都能捕捉到稻田完美的横平竖直。水光里，暑风中，稻苗频频点头。齐刷刷，它们在格子的方阵里，站好自己的岗位，接受父亲和我的检阅。这是怎样的一种壮美！

这时父亲就有了底气。父亲说，这下不怕梅雨来了。话还没说完，父亲又

改口，最好不要下雨，等西瓜都收茬卖完了才好。这五亩六分地，无论哪一块、哪一类、哪一茬，都是父亲的命根子，都是我们全家的希望。父亲对农事的执着和坚定，不会因为梅雨的飘忽不定而产生丝毫动摇。我知道，等待我们的，还有下一轮瓜熟蒂落后的耕犁栽种。

多年以后，我突然发现，梅雨竟然是我们全家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了，就像每年都如期来到檐下的那只燕子，就像坚毅守候在重要防线上的父亲。梅雨，已经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市井名词。父亲带我们领略了梅雨往来的惊心动魄，也感受过被梅雨浇透的热辣生活。至于烟桥柳巷和茶馆评弹的美事闲事，父亲自有他的安排。那就是，等到一干农活停当，趁着梅雨淅沥，他带上我和弟弟，来到沟渠河滩的下游，捞起水道，围上兜网，看水流奔涌如注，听任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的大小时鱼，伴随梅雨的哗啦声，落入我们开心的陷阱。

这个时候，我看见梅雨和我们站在一起，我感受到梅雨确实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

·生活秀·

初夏听雨

□宋丽娟

世人多咏春雨如酥，亦爱悲秋雨萧瑟，相关诗文早已不计其数。近日独坐小窗，忽觉初夏之雨别具风韵，恰似张潮《幽梦影》所言：“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初夏微雨，正是造物主赐予世人的一份闲适。

雨丝轻扬，时断时续，宛若天上仙人漫不经心地抛洒琼浆。天地经此洗涤，焕然一新。园中绣球最是动人，蓝若青花瓷典雅，粉似少女腮红娇嫩，白如初雪纯净，紫若晚霞梦幻。雨滴轻吻花瓣，洗尽铅华的花朵仿佛刚从酣眠中苏醒，在微雨中尽情舒展身姿。游人举着伞，穿行于似锦繁花间，且走且停，赏花的人们目光相遇，默契点头，如逢知己。

树木日趋成熟，枝叶褪去了春日的娇颜，深沉的绿意也正盎然着。雨打芭蕉，蕉心卷舒；雨打杉林，杉针凝露；雨打荷叶，绿波荡漾……
盛夏骄阳下，花朵难免萎靡；暴雨倾盆时，又恐落红满地。唯有初夏细雨，凉而不冷，疏而不密，恰如其分。它既有王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清雅，又带着初夏特有的温润，更有陶潜“悠然见南山”的恬淡——这静若处子的雨！

雨中的公园往往罕有人至，偌大天地仿佛专为独行者而设。或疾步，或缓行，或闭目聆听雨打新叶的声响，皆可随心所欲。偶遇一间咖啡馆，店主正专注地擦拭杯盏。临窗而坐，透过点缀着黄玫瑰的玻璃窗，可见远处草地蒸腾着碧绿的雾气，青草在细雨中低吟，此时最好信手拈来一册闲书，听雨声叩击纱窗，如闻琴韵。此时不带

任何目的性地读一些闲书，反而养心：读《庄子》，可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逍遥；诵《楚辞》，亦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幽思。
若鼓起勇气气奔奔而行，更能领略别样趣味。雨轻触肌肤，清凉怡人；近观枝叶，颗颗水珠晶莹可爱。奇妙的是，一丛灌木上竟有一只苍蝇也在雨中歇脚，雨打在它黑色的翅膀上，打在它豆粒大的脑门上，它却一动不动。这种惯常被人厌弃的生灵，此刻竟也在欣赏雨景么？我忍不住为之拍下一张照片——这绿海雨浪中，懂得倾听自然之曲的生灵。难怪庄子不顾惠子之驳，笑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初夏的雨即便被按下暂停键，亦留美意。黄昏时分，空气中的雨丝悄然退场，风自然舒爽。骑上一辆豆绿色的电动车，迎风飞驰三里路。人有如张翼的白鸽，上下飘忽，自由自在。将车停好后，朝着古老的街道走去。远远地，望见一片深蓝的天，底下静静伫立着的是平时路过都不会注意的两排白墙黑瓦的古朴建筑。江南古镇是见惯的，南长街已踏足无数遍。这夜的景观却鲜少遇见。在一串串红灯笼的照耀下，黑色的屋瓦幽静，白色的印着灰色雨痕的墙面略显苍茫，中间是夹着的衣带般脉脉的水流，一切正沉醉在雨后的清欢中。

初夏的雨不比春雨名贵，不似秋雨惹愁，更无暴雨的热烈。它也许只是平凡生活中的一点小确幸、繁忙节奏里的一个顿号，低调得近乎隐形，于我，却熨帖了凡俗慌乱的心。生活之美，均藏在这般细微处。不必追逐惊涛骇浪的壮美，只静心体味平淡中的诗意，便能领悟“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真谛。这或许就是古人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境界。

·琐忆·

公用电话

□徐森宝

“船老大家电话！船老大家电话！”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江南航运公司货运船队拖轮任副轮机长时的日常。船队在外地装卸货，傍晚我常寻一处公用电话，拨通村里烟酒店的号码。老板娘问清是谁、找准、回电号码，便挂了电话到店门口大声呼喊，村里邻居自发接力传呼。几分钟妻子回电，我们互道近况，聊聊上幼儿园的女儿。当电话显示屏跳至2分55秒时，妻子总会提醒挂电话，因为超过3分钟价格翻倍。虽说上多少话，心里却暖暖的，那晚准能睡个安稳觉。

上世纪70年代初，18岁的我初中毕业后被分配至江南航运公司货运船队驳船任水手，两年后调至拖轮轮机部当学徒，五年后经公司培训、考核合格，升任某货运船队拖轮副轮机长。结婚后，我所在的船队往返于山东、安徽、浙江等地，常常十天半月不着家。尤其女儿出生后，思念妻女心切，船队在外地装卸货时，我总趁傍晚上街打公用电话。村里就我一个“撑船人”，故被大伙儿戏称为“船老大”。

我居住的村庄有160多户人家，大多是平房，偶见几栋新建的二层小楼。村口离大马路百米左右的弄堂口，有家烟酒店，店门上方挂着“公用电话”标牌，柜台上一部红色公用电话格外显眼。那时村里尚无人家装电话，这部公用电话就成了“香饽饽”。每当老板娘接到电话，便会站在店门口高喊：“××家电话！××家电话！”
老板娘姓李，四十多岁，身材匀称，圆脸上总挂着笑，喜欢穿一件玫瑰红外衣，说话办事爽利，村里男女老少都唤她“李阿姨”。她的烟酒店不过十平方米，一排木货架靠墙而立，摆满香烟、酒瓶等物。“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店里从五分钱一包的萝卜干、一毛钱一包的话梅、一分钱一粒的水果糖，到香烟、火柴、啤酒、肥皂、毛巾、糕点、冷饮等日用百货，应有尽有。李阿姨极爱孩子，但凡有村民带小孩来店，她总要塞块糖或饼干，夸几句“聪明漂亮”，再聊聊天家长短、天气物价。她为人随和、周到，又善察言观色：见男主人来买东西，便夸“顶梁柱、会挣钱”；遇女主人，就赞“贤惠持家、夫唱妇随”；逢老年人，则祝“身体硬朗、子女孝顺”，深得村民欢心。

李阿姨的烟酒店早晨6点开门，晚上9点打烊。即便关了门，若有人敲门买东西，她也会起身打开小窗，热情招待。她对村里家家户户的情况了如指掌：张家几口人，李家做什么营生、孩子读几年级，就连谁家亲戚在何处，她也能说个七七八八。她还记着常客的喜好：有人爱抽“飞马”烟，有人偏好“二锅头”。那年月工资普遍低（月薪大多三十多元），遇有村民赊账，她总是应允，在小本上记清日期和金额，等对方还钱时再划掉。人心换人心，正因如此，每当李阿姨站在店门口喊“××家电话”，邻居们便自发接龙传呼。

傍晚是店里最闹猛的时候，下班的工人、放学的学生，都会顺路进店买点什么，李阿姨忙得脚不沾地，脸上却始终挂着笑。

岁月如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早已是“人手一部手机”的时代，曾风靡一时的公用电话早已踪迹难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那声“船老大家电话”却常常在我梦里响起……